

潮汕历史资料丛编 第12辑

明清以来潮汕的海防设施资料

林天 蔡琼红 辑编点校
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

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12辑

明清以来潮汕的海防设施资料

林 天 蔡琼红 辑编点校
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

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12辑
明清以来潮汕的海防设施资料

林天 蔡琼红 辑编点校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

普宁流沙怡祥彩印有限公司排版印刷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6.2印张162千字
2004年11月第一次印刷
[2004]揭新出许字第2004004号



总 序
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 1995 年 5 月间成立潮汕历史文化资料征集委员会,进入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广泛征集潮汕地方文献资料,迄今已征集到有关潮事及潮人著作、资料二万余册。这对浩如烟海的潮汕历史文化资料来说,仅属一小部分,但仍不失为一份值得珍视的潮汕文化遗产。

征集资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,不治史料便不能治史。征集的目的在于开发、利用文化资源。为此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潮汕历史资料丛编,以本资料库征集收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主,广收各地档案馆、图书馆、地志办以及留存民间藏书家的有关资料,编辑成专题,其目的,既为推动潮学研究的进一步纵深开展提供资料参考,也为推动潮汕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服务。

辑录丛编,我们提出要努力达到三个基本要求:

一是统一规划。要坚持统一体例,整体策划,专题成书,力求科学化,规范化。

二是忠实原著。要采取原文照录,只加标点,不予辨正,力求原汤原味,保留原有观点和论述。

三是尊重历史。要按照兼收并蓄,不加评论,客观辑录,力求如实反映历史轨迹。

编辑出版潮汕历史资料丛编,是一件长期的、系统的文化工程,拟分多辑出版,分辑则按专题完稿先后排列。欢迎一切对潮汕文化和潮学研究的热心人士、专家学者给予积极支持和参与,批评和指正。

凡 例

1、《明、清以来潮汕的海防设施资料》为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12辑。

2、本辑资料采自史书、方志、地方官员文牍、私家著作等文献中有关海防资料。

3、为保证丛编资料的原始性，采录资料，不加评论、修改，保持原貌，并逐项注明出处。

4、本辑资料，分类入目，按目编排。但因资料交错者多，故编排时无法断然划一，只能从主要方面着眼编入。

5、鉴于旧史书、方志、专著均没断句标点，为提供利用方便，采录时予以标点，但对其内文，则不负辨正之责。

6、资料中有残缺者，则以口代缺字，有歧义与明显刻错的字，则在该字后面，以（ ）标明。

7、本着互证相参，有些资料内容虽有一些雷同，但因资料版本来源不同，也一并录出，以供研究者参考。

8、鉴于历史资料浩如烟海，年代久远，散失各方，不可能在短期内搜集完整，挂漏定多，祈望学者同仁，予以增益。

9、本资料断限时间，至1985年。

目 录

一 潮汕地区是中国的东南海防要地	1
二 明清以来的潮汕海防措施	45
(1) 明清初期的消极海防政策	56
(2) 沿海卫所的设置与兵力部署	66
(3) 墩台的建设与火炮配置	93
(4) 巡(会)哨的安排	131
(5) 官兵的薪饷与抚恤标准	151
三 水文、潮汐、风讯、俗谚与海防关系	161
四 潮汕海防大事纪要	173

一 潮汕地区是中国的东南海防要地

海防总论

潮州地濒大海，代有边患。若宋皇祐中，知州彭延年之御倭。（震峰公墓碑作元丰二年海夷入寇）绍兴中，知州傅自修之招抚，置水军寨。皆见著于史籍者也。（旧志多谓海之有防自明始，非也。）明洪武二十年，以潮郡东南皆海，左控闽漳，右临广惠，尤以南澳为两省之屏藩，诏信国公汤和筑沿海五十九城，同知花茂奏添沿海二十四卫，卫各造大青及尖风、八桨等船一百余只，岁拨卫军操驾巡哨，凡一切舟师皆归各卫指挥。弘治间，海宇晏清，民徯承平，寨游俱废。嘉靖中，倭屡入寇，总督谭纶、巡按李邦珍、总兵戚继光奏复旧制。（寨以钦依把总领之，游以各色把总领之。）悬钟游听辖于铜山寨，游每寨设福哨乌桨号船四十余只，屯大洋贼船必经之地。其余各寨附近紧要港澳，则分哨以防内侵。万历四年，两省大吏相度南澳地方，议设参将统兵屯扎，筑三城（一在深澳、一在云盖寺、一在龙眼城）以相联络，墩台瞭望，调兵哨守，澳内田约五万亩，官给牛种，屯军耕种，以扼寇盗之险，而免输将之劳，后又题设协守漳潮副总兵驻扎，无事则坐镇弹压，有警则督兵穷剿，洵海一重镇也，所辖南澳游兵，柘林守备，二寨防倭中哨二游，福广二营。陆兵标下额设中军、把总、旗牌、掌号、哨探、队目、兵丁、塘健共一百四十一员名。二十四年，抚臣金学曾复请添设喻山、海坛、湄州、浯屿、铜山、悬钟、霜山、台山、澎湖诸游，一寨之中，以一游翼之，错综迭出，虽支洋穷澳，无不搜焉。因时救弊，在当日非不足

以壮国威，而扞牧圉然，而邓茂七、张琏、许朝光、吴平、东倭蹂躏于中叶，刘香、郑芝龙、周三老、李芝奇恣肆于末年，终明之世，漳潮无宁宇，究因将领侵欺，苟且塞责，海防道岁以巡阅为故事，坏船排列，饰以油灰彩画，望若新整，故其船祇可泊港陈观，不堪征战。诸将领亦利船之速坏，冀新造又可滥支。崇祯间，海氛日炽，官舰被毁殆尽，当事者不敢以言更造，惟议裁减，并所谓草棚（谓冲之立散，燎之即烬也）者，而尽去之。且卫所世袭，后裔渐于文柔，缓带修容，恶谈兵革，坐使士皆老病。器械不修（明季霜降耀兵，衣甲皆碎。时人谣曰：霜降迎破被。）猝然有警，观望逗留，在陆者借口守城，在水者驾言汎海，彼此秦越不相为救，则诸营游兵，俱缓急无济也，加以政繁赋重，豪右纵横，既无以维护已摇之本，复无所撑持已坏之基，此漳、潮祸患之旋扑旋炽也。

清初一矫晚明之弊，以广东、福建为东南要地，水陆官兵倍于他省，以提督、总兵统辖全省，各镇总兵官统辖各协营，而各协副将，亦自辖其所属之营。（营有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。凡一游或参将或都司。一守二千总四把总。约战守兵千人。）于沿海则设墩，择险置炮。（各炮台大炮多为道光二十三年佛山厂所铸。）尤致力于南澳之经营，南澳四面大洋，周回三百里，分隆深云青四澳，云青属闽（诏安治之）隆澳（深）属粤（饶平治之），左右两营，分守各疆，亦以福广名。青澳在东，涛流险恶，无泊舟善地，云澳在南，近岸皆沙，水浅风飞，巨舰亦难停顿，是以左营舟师必分深澳驻泊，以深澳镇城所在，元戎旌节之区也。深澳面北，半倚山阿，外险内宽，千舟可聚。（番舶海寇之舟，多泊于此以肆劫掠，嘉靖末年，有建策以填其门者〔腊屿、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〕费官帑数十万，更难就绪，乃诬东界人毁其成，以激司道之怒，几至大变，盖填者不过以船装石插以木沉之，木架既高，复插以木而填石于上，遂谓之塞满，初不知海水之波涛难驭，日夜播荡冲激去之，而门开如故矣！）若北风狂发，则不如隆澳之安全。隆澳在西南，颱骤起则又宜于深澳，其澳口之腊屿炮台，有兵防守，与长

山尾汛皆捍门要地。黄冈之南为大澳、为狮头、为鸿门、为信洲、为柏洲、为汧洲。南澳西北为海山，海山双峙汪洋，与南澳、黄冈相犄角，溪南防汛为东石，溪北防汛为浮碇，下此为侍郎屿、为三屿、为五屿，水际卷石嵒然小星，至于澄海洋中，为大小莱芜及放鸡山，放鸡山属潮阳境，澄海协弁兵守之。过此为达濠，亦在海中，潮阳东方之保障也。康熙二十年设副将两营屯扎，后改专汛守备城池，战舰屹然雄镇，内则磊口河渡分南北两门，外则放鸡、莲澳、广澳炮台罗列，以当日舰艇而论，谁敢撓之。下此为东屿、西屿，西过龙潭鼻为钱澳炮台，海门营出口之要害也。海门城，据山临海，有水师参将驻扎，猷湾、河背两炮台，皆在城下，为潮阳东南藩篱出口，迤西为靖海所。（有城有炮台，属惠来境。）海门守备分守之靖海，而南以石碑澳为要害。贼舟屡泊登岸剿掠，与赤山、铅锡、石井诸澳皆苦海氛，而神泉为尤甚。神泉登岸十五里，则为惠来县南门。上下舟航，皆入此港，为当邑第一要冲，筑城港口，驻扎防兵，左右炮台，威武震耀，华清、甲子作我屏翰，而海滨有长城之势。甲子为惠潮枢轴，则有碣石水师，别司其责。观当日海防之设备，诚可谓尽其能事。迨夫清季朝纲不振，国势凌夷，海疆武备，既瞠乎列强之后，光宣之际，烽墩炮台，类等汽羊，时至今日，更祇成凭吊之迹矣！民国后，兵舰海军既窳败不堪，旧时炮台又十九夷坠，二十六年（1937）中日战起，门户洞开，寇兵长驱直入，一无所阻，海疆设备，视胜清尤为不如，盖此二十余年间，所谓海防大抵专务剿击海盗，如十五年十月，东江绥靖委员兼警备司令之设潮澄饶沿海保安局，二十年九月之设潮梅沿海保安队皆是也。至若二十二年第一集团军司令部，以外侮日亟，潮阳之澳头为汕头咽喉，曾敷设电话机，瞭望台，派水雷队常川驻守，泊二十八年日寇侵潮，首以飞机控制我海口，澳头妈屿之水雷队，竟失其效能，寇遂分师从妈屿入汕头港，新港趋庵埠而陷潮汕，故民国时代潮州之所谓海上国防，殆无足述。今兹所载海防津要与兵船哨巡，皆前代遗制，存之所以备后之抚御者，有所考镜云尔。（周府志，南澳齐志，东里志，鹿洲初集，征访册。）

——摘自饶宗颐总纂《潮州志》兵防志。林适民辑、吴珏覆校，1948年汕头艺文印务局印。潮州修志馆发行。

(康熙)五十七覆准南澳属闽粤交界，琼州孤悬海外。额设南澳总兵及琼州水师副将，应令各带标员专巡水管洋面，自南澳而西，平海管而东，分为东路。以碣石总兵、澄海水师副将轮为统巡，带领协镇标员及海门、达濠、平海等营员为分巡，自大鹏营而西，广海寨而东，分为中路，以虎门、香山二协水师副将，轮为统巡，带领二协标员，及大鹏、广海二营游守等官为分巡，自春江协而西，龙门协而东，分为西路。……每年分为两班巡查，如遇失事，照例查参。(雍正年修《会典》)

南澳为闽广要冲，贼艘上下所必经之地。三四月东南风盛，粤中奸民，哨聚驾驶，从南澳入闽，纵横洋面，截劫商船。由外浯屿、料罗、乌纱而上，出烽火，流江而入于浙。八九月西北风起，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，由南澳入粤。劫获金钱货物多者，各回家营运卒岁，谓之“散斗”。劫少无所利者，则泛舟顺流，避风于高州海南等处。来岁二三月，土婆涌起，南方不能容，则仍驾驶北上，由南澳入闽。所以南澳一镇，为天南第一重地，是闽粤两省门户也。

镇南之法，以搜捕贼艘为先。今承平日久，将卒疲玩，大帅养尊处优，不肯轻身出海，将弁奉命巡哨，泊船近岸，沉湎樗蒲，以为娱乐，迁延期满，扬帆回汛，贼伙运舩劫掠，莫过而问，或上命督责，不得已稍稍出洋，则大张声势，扬旗徐行，又于舟中旦暮鼓乐，举炮作威，惟恐贼船不知远避，贼亦若相体谅，不来冲突，自于他处行劫。俄而失事之处，偶属他镇地方，则此镇自相庆贺，以为贼不敢犯我境。是则今日沿海水师之通病也。

.....

一、巡哨之踪迹宜密也。兵法有奇正，贼势有大小，出其不意，敌乃可致。往者游魂猖獗，贼首三十二等，百十连舩，聚泊大莱芜、小菜

羌等处，明目张胆，受千、把总馈献而不辞。哨船之出，非所畏也。今所谓贼，不过无赖之辈。饥寒逼身，三五成群，踏斗而出，遇船小人弱则夺而驾之。因其舵水粮食，凑集匪类，所夺船渐大，然后敢公然行劫。其为贼也有限，其窥伺在商船货贝财帛衣粮。又必孤行离援，乃肆其侮，非立意与官兵哨船为敌者也。见商船则趋，见哨船则避。哨船轻而浮，其行速；商船重而滞，其行迟。哨船旗帜飞扬，牌刀高挂，商船无之，此贼所能辨也。鄙意哨船之出，当如商船行径，勿张旗帜，勿挂牌刀，多运小石压载以疑货物，有急可当军器。行莫连踪，但度策应所可及，若断若续。遇贼船对敌，然后举大炮为号。众哨齐集，堵截环攻，擒贼获船，百不失一。若夫妆点军容，张扬声势，是呼贼船使之避耳，非真心捉贼者也。

——摘自蓝鹿洲初集与“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”。（荆璞为蓝廷珍字，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任南澳镇总兵。）

潮州府总图说

潮为郡，当闽广之冲，上控漳汀，下临百粤，右连循赣，左瞰汪洋，广袤四五百里，固岭东第一雄藩也。附郭曰海阳，为十一邑领袖。潮阳在其南，澄海在东南，惠来在西南，皆海国。揭阳、普宁为西南内地。大埔在郡北，程乡、镇平、平远在西北，饶平在东北。五邑皆介万山中，而饶疆亦大半海国焉。

近海诸邑多平源沃衍，宜稼圃，佐之以鱼盐，谋生较易。入山诸邑，人稠地狭，崇冈大阜，种稻黍薯芋如悬崖瀑布，尚若不给，多佣力四方，则亦未如之何矣。

由闽入粤，以分水关为要害；由赣入潮，以平远八尺为要害，皆坦夷周道，戎马所经；由汀入潮，以大埔石上为要害，溪险滩高，舟行石阻，贩夫之所往来也，若邓艾入蜀则此途已为康庄。而上杭亦有山径经可达程乡武平分水凹，可达平远，未可以羊肠而忽之。自惠州、长乐

而来，则畚坑为门户；自海丰而来，则葵潭为门户；自海丰甲子所而来，则龙江、览表居然天堑。自海而来，则南澳、澄海、达濠、海门、神泉锁钥固之。

内溪水道以三河为要害，三河堵截，则程、大、平、镇与郡城声息不能相通。独由 甯隍出畚坑为山行捷径耳。其半途有通判府，在群山中，最为要害，纵横离县治皆数百里，守备空灵，倘有宵人伏莽，则心腹之疾也。

揭邑极西有河婆，大山深僻，为从来盗贼窟穴，矿徒出没之区，莫有知其要害者。经之则惠、潮之乐土，置之实两郡之隐忧。曲突徙薪，于斯二者加之意乎！

海宇升平，四郊若绣，袂襖如雨，弦诵之声相闻。富而教之，固官斯土者之责夫。

潮州海防图说

潮郡东南皆海也，左控闽、漳，右临惠、广，壮全潮之形势，为两省之屏藩，浩浩乎大观也哉。春秋之交，南风盛发，扬帆北上，经闽省，出烽火、流江，翱翔乎宁波、上海，然后穷尽山花鸟，过黑水大洋，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，不过旬有五日耳。秋冬以后，北风劲烈，顺流南下，碣石、大鹏、香山、崖山、高雷、琼崖，三日可历遍也。外则占城、暹罗、一苇可杭、葛啰吧、吕宋、琉球，如在几席；东洋日本，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。茫茫大海，无樊篱之限。守之有道，则万里之金汤，防之偶疏，亦众敌之门户。膺斯任者难矣。

全潮海疆不过五百里，上自南澳，下迄甲子门，中间岛屿澳港历历可数。柘林、大城所居南澳上游，有鸡母澳、后澳、虎屿、狮屿、红螺、鸡冠、西澳诸山，及横山、青山、盐漏、上里诸炮台，与闽之铜山、悬钟接界。明人防海知设水寨于柘林，而不知南澳之不可弃，迁其民而墟

其地，遂使倭奴、红彝盘踞猖獗，吴平、林凤、林道乾、许朝光、曾一本先后盗兵，边氓涂炭。万历年间，始设副总兵守之。国家镇以元戎，游魂永靖。盖闽、广上下要冲，厄塞险阻，外洋番舶必经之途，内洋盗贼必争之地，去留明效，放彰彰若此也。

南澳四面大洋，周回三百里，分隆、深、云、青四澳。云、青属闽，诏安治之；隆、深属粤，饶平治之。左右两营、分守各疆；亦以福、广名。青澳在东，涛流险恶，无船舶善地。云澳在南，近岸皆沙，水浅风飞，巨舰亦难停顿。是以左营舟师必分深澳驻泊，以深澳镇城所在，元戎旌节之区也。深澳面北，半倚山阿，外险内宽，千舟可聚，若北风狂发，则不如隆澳之安。隆澳在西南，南颶聚起，则又宜于深澳。深澳之口为青屿，为蜡屿。青屿石峰奇兀，有“海阔天空”四字古迹。蜡屿炮台有兵防守，与长山尾汛皆捍门要地也。

黄冈之南为大澳、为狮头、为鸿门、为信洲、为栢洲、为井洲。南澳西北四十里为海山，海山双峙汪洋中，与南澳、黄冈相犄角。溪南防汛为东石，溪北防汛为浮碇，各港洋面锁钥固焉。下此为侍郎屿、为三屿、为五屿。水际卷石，眈然小星。贼艘偶冲，亦有不攻自破之妙。

澄海洋中为大莱芜、小莱芜、为放鸡山。放鸡属潮阳境，澄海协弁兵守之。过此为达濠，亦在海中，潮阳东方之保障也。自明以来，屡为寇垒，许栋、张礼、邱辉凭陵肆毒，而辉杀掠无已，惨酷最甚。康熙二十年，设副将两营屯扎，今改专汛守备，城池战舰，屹然称雄藩。内则磊口、河渡，分南北两门，外则放鸡、莲澳、广澳，炮台罗列，其谁敢撓之？下此为东屿，为西屿，西过龙潭鼻为钱澳炮台，则海门营出口之要害也。海门城据山临海，有水师参将驻扎。猷湾、河背两岸炮台，皆在城下，为潮阳东南保障。

出口迤西为靖海所，靖海有城有炮台，属惠来境，海门守备分守之。靖海而南，以石碑澳为要害。贼舟屡泊，登岸剽掠。赤山、铅锡、石井诸澳，皆苦海氛，而神泉为尤甚。神泉登岸十五里，则为惠来县南门，上下舟航皆入此港，为惠邑第一要害。筑城港口，驻扎防兵，左右

炮台，威武震叠；华清、甲子作我屏翰而海滨有长城之势矣。甲子为惠、潮枢轴，有碣石水师专守，不容越俎代谋。

潮属海面如此而已。

港澳虽多，沙礁暗阻，风涛不测，舸舰辄碎，非熟谙港道者弗敢轻入。商艘往来，不过旗岭、汕头、神泉、甲子，他皆非所恋也。奸宄潜浮，虽不择地，亦在附近岛澳可以泊舟之所，不能日夜飘飘外洋。且其意在劫船，远出安用？必有坵澳可以栖身，乃能窥伺商艘之去来；必待风和浪静，乃敢驾驶出洋以行劫。好生恶死，盗贼所同，岂曰不如官兵之甚乎？

官兵哨巡，但出稍远，略观港口岛澳，虽有贼船，何处停泊，岂果必发矢开枪而有拒敌之患乎？大帅小弁，分哨会哨，非不耀武扬威，昂然身登战舰，张大其事，名曰“出师”。乃南澳出师不过长山尾，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，达濠出师不过河渡，海门出师不过猷湾，碣镇出师不过甲子天妃庙。空守数月，及瓜而还，罕有离岸十余里，试出海面优游者。商船被劫，虽城下亦倭之外洋，虽营边亦移之邻境。彼此互推，经年不倦。若其海菜鱼虾，微利所在，战胜攻取，如临大敌，太平无事，习与性成，亦不足为怪也。

圣主德威，无远弗届，海波不扬，遐溢肃清。居今日而谈防海，等之一幅西湖图耳。然闲暇绸缪，圣人以为知道。文武寅僚，同舟共济，善相劝过，相规协恭，和衷之谊也。百尔君子，共勉旃哉！

潮属城池总论

城郭沟池，以为藩卫者也，不必中规矩，贵乎扼险而可守，管子言之矣。

郡城扼要在湖山，置之城外，苟为捷足先得，兹城岂可守哉！筑障固垒其上，亦庶几知道者。东北跨金山，据江为濠，险莫京焉；西南平旷，自古战场，曰筑甬者至此，能不加之慎重乎？

潮阳、澄海，横迫大洋，人民繁庶，城郭规模尚须恢而大之；惠来要地，濠隍浅狭，势也干焦，顾安得深池百步，如揭阳之雄壮哉；普宁虽腹里，却当孔道，内外沟池，急宜疏深，而城也太狭，合东安、昆安附益焉可也。程乡为北路要冲，斗大之城，殊不相称；饶、大、平、镇，皆处万山，为江闽厄塞；南澳、海门、黄冈、大城、达濠、靖海，均作海邦锁钥，城池之固，亦有心者所亟筹画乎。

修之以时，则力省而费不奢；备之以豫，则本固而邦以宁。诸君子抚有提封，幸于斯懋哉懋哉！

兵事小序

潮郡山深海阔，宵小易于出没，依古以来，兵事多矣。旧志谓“山魑易扑，海寇难靖”。盖有鉴于当时郑氏父子祖孙窃踞台湾，蹂躏边疆，故为是惩羹吹齏之言耳。山藪腹心重地，脱有莽伏，讵可以为易而忽之？

善用兵者先治内而后治外，使吾民安业乐生，尊君亲上，峒崖樵牧，含鼓嬉游。虽有海上游魂，宁敢窥吾圉哉！况今万里波澄，岛彝效顺，充孽绝踪。向之翻涛破浪，为我民忧，转而百货流通，为我民利，斯亦千百年来仅覩之隆平也。

民生不见兵革，守土将怠而骄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因缕述寇变撻伐之事，使几百君子触目儆心，咸知制治保邦当有忧盛危明之意焉。戎衣袂，筹未雨，非曰迂远而不切于事情也，志兵事。

兵事志总论

潮之建邦启土以来，用兵者百数矣。贼在山者十之七，在海者十之三，而海之为祸较烈焉。

倭奴入寇，与明代相终始，而嘉靖、万历之间，沿海生灵，频遭涂炭，竟似岛彝窟宅全在此邦。哀哉，明之为治也，其他巨寇不可枚举；许朝光、吴平、曾一本、刘香等，皆有名剧贼；而郑氏芝龙，父子祖孙，一门相继，播处海上，潮疆惨毒，殆不可言。旧志目击伤心，痛定思痛，所以有“山魃易扑，海寇难靖”之悲乎！

然自唐将军陈元光，宋少保岳飞，提举杨万里，皆为山寇而来。而有明伏莽尤甚，宪、孝两朝，屡下赦抚之诏。世宗以后，萑苻四起，张璠一贼，害及江闽，至倾三者之甲乃克平之。么麽五总，邻省震动。在山者亦岂易易哉！

圣朝德威，赫濯千古。百十年负固之贼，剪灭廓清，九彝八蛮，匍匐之贡。不论山魃海孽，俱归无何有之乡。遐溘敕宁，烽烟永息。孰难孰易，斯亦不足辩矣。虽然，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而不备。山海均当预防，不关乎有无魃孽。知斯说者，其于道盖庶几云。

海阳县图说

郡城北二十里有海阳山，县治所由名也。

海阳为附郭首邑，跨金山入我城内。韩山峙县东，蜚以大江，锁广济；湖山屹其西，若虎伏，筑陴高垒，为西南环卫，势称雄矣！

由韩山东行五十里，过百石岭，为饶平分疆，则入闽孔道也。出西南三十里，为万里桥，接揭阳界，从此陆行七百里至惠州，顺流而下三百六十里达省城，所谓南路者是也。其北一百二十里为大埔界，三河之水出焉。西北二百二十里，与程乡犬牙相错。郡北水起城下恶溪韩文公驱鳄之处，溯三河而上，由程乡逾岐岭，历惠州，抵省城一千五百余里，则所谓北路者乎。城南六十里为庵埠，迤海滢，烟火万家，商贾百货之所集也。过此为澄海界，东南三十里，则澄饶这壤胥接矣。

大抵一县形势，后依山陵，前临水泽。南方多平畴沃壤，一望无际，村落整齐，桑麻茂密，北方多崇冈迭嶂，涧谷菑畲，佐以莞刍，瘠土

之民所嘉者向义耳。顾山深地僻，莫如丰政一都，潘田、仲坑、伯公隘皆要害，明季啸聚者多，移通判镇抚之，为通判府。关山这壮，田土之饶，地辟民稠，居然一都会也。南望县治，北望程乡，东望大饶，西望长乐，皆二百里有奇，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，今以潘田一巡检，寥寥塘汛十数兵，处之泰然，太平道洽，自古未有也。闲暇绸缪，盛王不废。通判府雄据上游，实拊邑治之背，仍应顾名思义，移郡倅弹压其间，以守备一营为专汛。仲坑、伯公隘添设防兵，而仲坑岩谷深邃，尤为藏奸之窟，矿徒窥伺，宵匪易集，更当力为防闲。苞桑之固，不外乎此。

庵埠已移县丞分治，内外稠密，山海救宁。惟东南厢登云、登隆、隆津、江东诸都，承韩江三河之流，汀赣、循、梅，来源千里，高屋建瓴，奔趋而至。虽分支数条，涵溪、蓬洞、大牙，并经澄、饶入于海，然两岸田畴俱属低洼，年年有堤决之患，倘修补不时，雨水骤涨，蚁穴一开，数十里井疆皆为鱼鳖，则官斯邑者所宜加之意耳。农田水利亦经国之远猷夫。

揭阳县图说

揭阳县治，“在河之洲”四郊皆洪流断岸，环城内外胥泽国也。平畴无际，绿稼如云，舟楫从横，依稀三吴风景，潮属十一邑推最胜焉。

北条之水，发源程乡、长乐分水界，流经贵人、飞泉诸山，东合石碇、循梁、大罗诸水，过枫口，分东西二流，夹县治，会南溪，出炮台入于海；南条之水，源发海丰、长乐分水界，沿河婆百折而东，过湖口，合古溪，经南城下，会北溪，出炮台入于海。二溪余流，贯穿城内，潏洄缭绕。昔人诗云：“城中竹树多依水，市上人家半系船”。可以想其概云。

其地广二百八十里。袤八十有五里，北控海阳，南连潮、普，东邻澄海，西接丰、乐。黄岐、紫峰、桑浦、瘦牛四山环列其邑，四维之望镇乎。